

流浪者 的文章

「付錄三毛專輯。」

散文精選

張曉風主編



流浪者——三毛

出版
綜合月刊

臺北市南京東路四段五十二巷三號

定價：
新臺幣：60元

印刷
海天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華路一段一〇四號（四樓）

版權所有・禁止翻印

新學
社
PDG



范的荷蓝.
Zotto

大地啊，我來到你岸上時原是一個
陌生人，住在你房子裡時原是一個
旅客，而今我離開你的門時却
是一個朋友了。

三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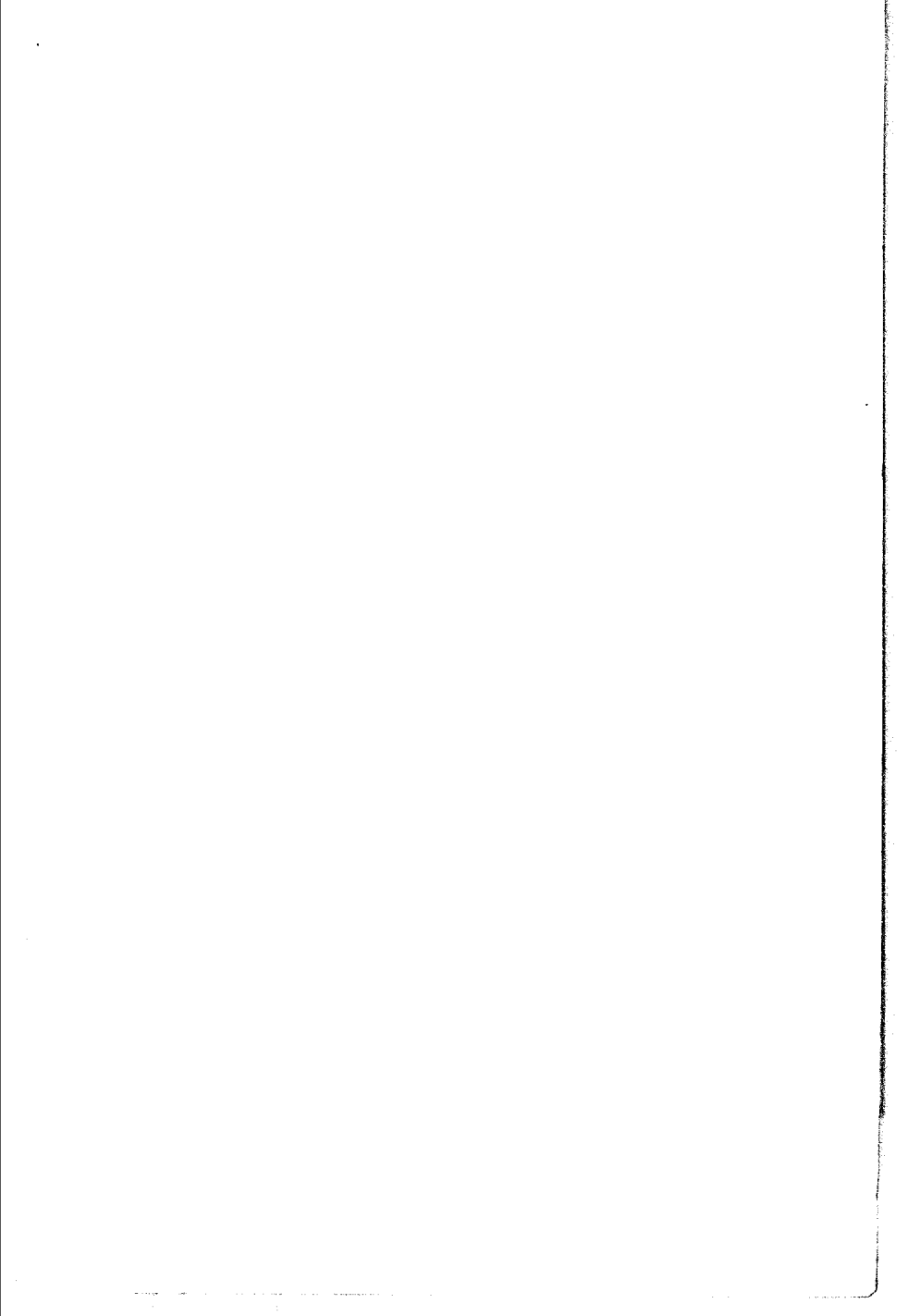


散文精選

流浪者的文章

鄧曉風

張曉風 主編



目 錄

書序	三毛、張曉風	5
再到撒哈拉、荷西	三毛	11
三毛專輯	名家筆下	21
沙漠中的飯店	三毛	41
一封信	張秀亞	47
山盟	余光中	51
黑紗	張曉風	61
江南，再也沒有春天	蔣芸	67
金門和金門高梁	陳若曦	71

一方陽光

王鼎鈞
81

萬里長城

余光中
89

大地沈埋

羅蘭
95

吃相

梁實秋
101

年華漸老

林語堂
105

再生緣

張曉風
109

心湖

三毛
115

三毛序

曉風姐姐：

一篇序在我內心激起一片回憶，我再讀上你的信，荷西又好像和我底的影子茜徘徊在沙漠，仍不能自禁地再回憶，無法冷靜的下筆去替你的編書寫下序文。

今日此地風沙，也是明日泥土，文章是人類講話，是作家們的影子

好文章就好像一餐盛筵，大家來品賞，大家歡呼，每一個作家都那樣自然的、深情的。

明確的，用寫作來編織自己生命。

序 言

我到香港去參加一個文學講習班，授課之餘，總急着想把斷了線的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補讀回來。曹禺的「雷雨」，不管受奧尼爾多大的影響，在中國現代劇的發展上仍是石破天驚的好作品；老舍的「駱駝祥子」，可笑、荒謬而淒酸，但後座力之巨大之疼痛不在魯迅之下。

但偶然，我也讀到老舍的新作品，一看之下，驚疑錯愕，幾乎不能置信。是同一個老舍嗎？怎麼會變得如此質木無文，味同嚼蠟呢？一個人就算缺乏「寫作的自由」，至少可以保留「不寫作的自由」吧！一個一度是作家的人怎麼會如此作踐自己呢？

後來聽說老舍死於非命，心中竟反而不太悲傷。我不是中國大陸問題專家，但僅憑一個執筆者的直覺，我也知道以他的死和他的生相比，前者一定是一樁極大的幸福。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或盛世之音，或哀世之鳴，還有什麼能表達得比文學更好呢？

張曉風



不要問我從那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流浪……

水禾田爲三毛刻的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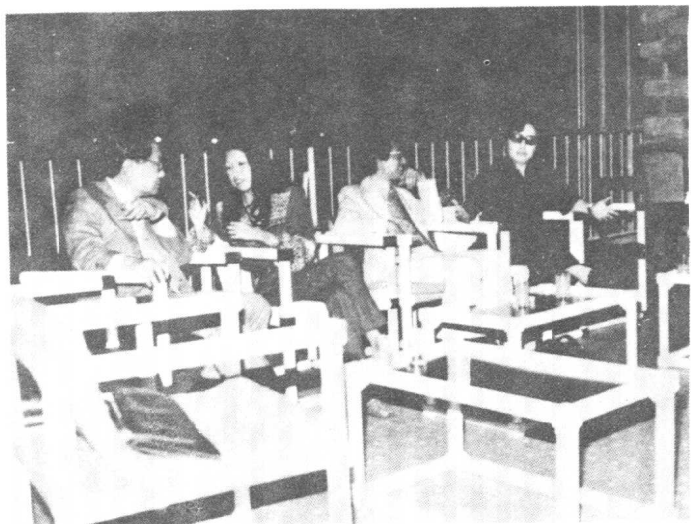
流浪者——三毛



人生到處知何似
泥上偶而留指爪

恰似飛鴻踏雪泥
鴻飛那復計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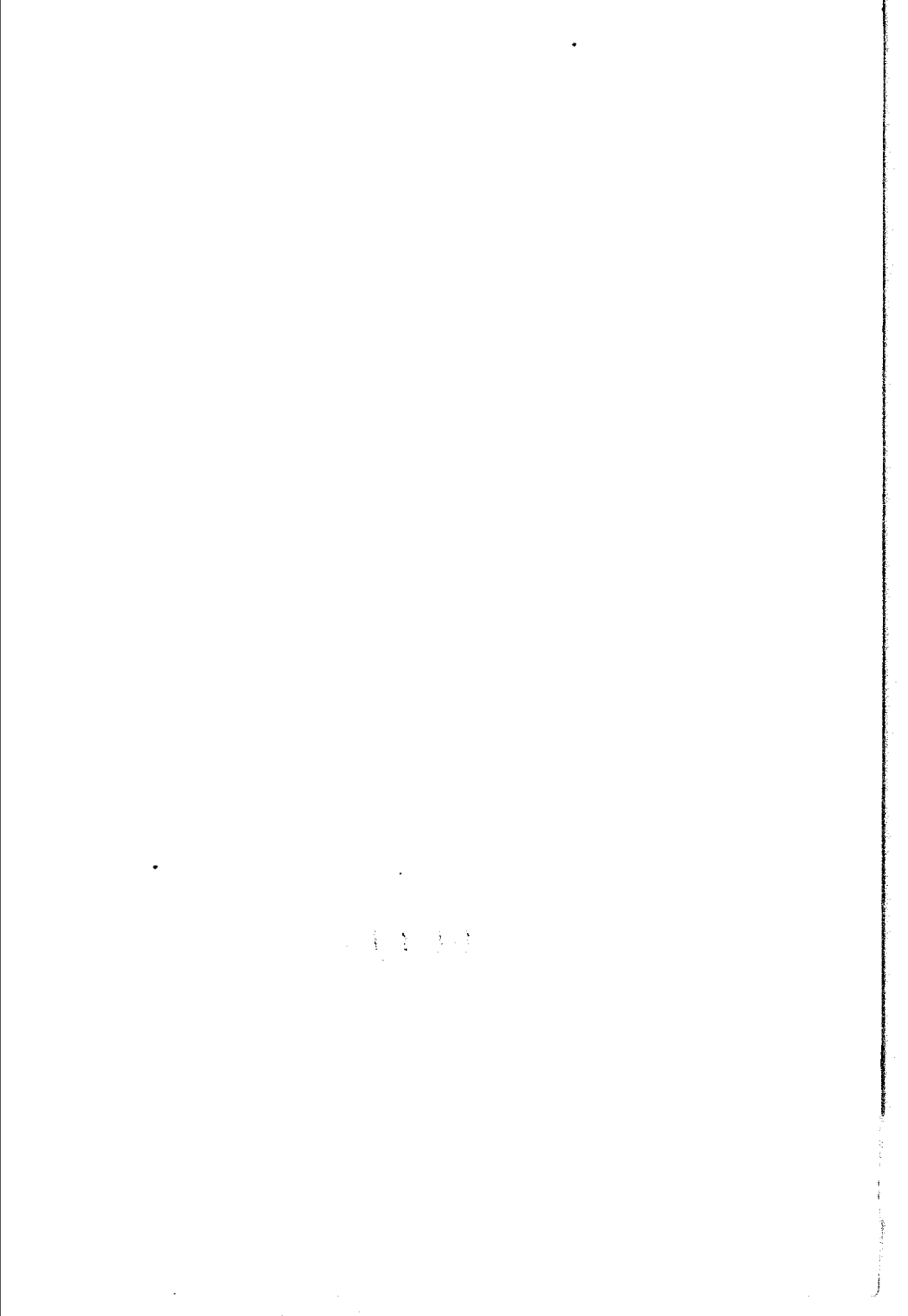
三毛流浪西班牙



金庸、三毛、張君默、農婦



金庸和三毛



荷西、馬利安、葛羅安息。 你的妻子紀念你

十一月，山上的戚樹，應開始一葉一葉的變紅了，法美寺旁的蘆葦也該白了頭，十幾年前在山上，正是大夥喝酒感懷的季節，然今天人已步入中年，爲生活奉波。少年的情懷終是不再。當年的朋友，有的還常聞消息，有的已了無踪影，但三毛遠在天涯，仍然是同學聚首時談論的話題，一如當年在華崗，只是還多了三毛的丈夫，荷西。

而荷西走了，我們幾個老同學聽到三毛形單影孤回來了，約着去安慰她，許要買一束鮮花去，但不曉得挑什麼花才適宜，況且已是午後八點鐘多了，早晨的花市，所剩下的，恐也有些憔悴，終於我們空着手踏進三毛的客廳了，那是屬於她自己的小客廳，擺下兩張籐椅，剩下的空間，就在地氈上，一身黑衣，靠在潔白的牆壁，我們都在心裏告訴自己，應說些安慰的話，但該如何說呢？

荷西已去，三毛又回到了她的老家，但三毛的心，却在流浪。

荷西離我那麼遙遠，沒有我，荷西怎麼辦？

「這次回家，爸媽對我特別的好，像公主一樣的捧着，以前雖然也是處處順着我啊，却不像這回，家裏的人講話，都小心翼翼的，絕口不提荷西，怕傷害我，其實這更叫我難過，從下飛機，到家這幾天，什麼也吃不了，媽媽一定要我多吃，可是一想起荷西現在吃不到了。我若喝着媽媽特別爲我燉的東西，就會有深深的罪惡感。媽媽爲甚麼不瞭解我。」

「好多朋友，要我多住些時日，想着荷西離得我那麼遙遠，我一定要趕回去，第一天踏進家，突然緊張得心想，糟了，荷西找不到我了，他沒有到過台灣。該怎麼辦？」

十幾年前，三毛在華崗，就像過客，瀟灑的去，沒有人能留住，是一片行雲，一陣輕風，從沒有過徬徨猶疑。

陪我的西班牙太太告訴我，她看着我的頭髮，一夜間，一點點的都變白了。

「荷西失蹤那天，我整夜禱告，我不信神，可是爲荷西，神却是我最後的求助，我說上帝，我用所有的懺悔，向你換回荷西，那怕是手斷了、臉醜了，都無所謂，一定要把我的荷西還給我。陪我的西班牙太太告訴我，她看着我的頭髮一夜間，一點點的都變白了。」

說着三毛把她的頭髮垂了下來，當年在山風裏飛揚的烏髮，露出斑斑的白。愛的焦慮使她一夜之間蒼老，愛在當年的華崗又是怎樣的呢？愛那愛得要命，恨那恨得要死，飄逸的長裙，在山路上搖曳，聽她說話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她談波特萊由、談沙特，而今晚三毛只是娓娓的說荷西，說泰戈爾。可以靜一下心讀當年我認爲膚淺的漂鳥集，詩裏那種消逝的自由，深深的體會到了，成了她今後的嚮往。

「後來找到荷西時，在水中已泡了兩天，肢體都僵硬了，他們將他硬整理好，放在臨時的薄棺裏，臉已經被波浪推擠在岩石上而模糊了。我扶在棺木旁邊，抓着他的胳膊，大聲的叫荷西，你知道嗎？我來了！這個時候，荷西的傷口，開始流血不止，我一點一點的爲他拭乾，我一面對他不斷的說話，心裏一面恨，我想荷西聽我的聲音，也曉得我恨他爲甚麼要捨棄我，死的爲甚麼不是我，讓他去承受這種痛苦。」

三毛兩手烏住眼睛，我們的香煙一根接一根，小客廳沉寂下來了，三毛在撒哈拉，在拉巴瑪，跟着荷西，一個島跳躍到另一個島，三毛定也有過，朋友圍繞時的沉默，但那時海闊天空，而現在十幾年的老友，聚在一起，即使是一方小小的客廳，總也應有些共同的回憶，讓我們歡笑。

應驗了惡夢，兩副棺材，兩副——他死在另一個「情人」的懷裏

在荷西沒有去之前，一陣子特別心神不寧，彷彿有預感我們會分離，因爲我心裏盛滿幸福，幸福得令我恐懼。每次坐車子出去，都怕我再也不能回家，那時又擔心在台灣的兩老。想不到會是荷西，活生生充滿生命力的荷西。因有這種預感，自己還特地立了一份遺囑，到法院公證，荷西笑我迷信，他說我們會活到老得走不動。結果荷西沒有留下一個字。」

三毛的頭深深埋在膝間。她低低的說我們不會了解，不會知道，不能體會她這種「家」的感情，是的，我們不會知道，甚至她的父母。」